

# 北京大学梵文贝叶经研究及人才培养近况

作者：北京大学教授 段晴

发布时间：2008-10-05

浏览数：85

 打印文章

文字大小 【小】 【中】 【大】

2006西藏发展论坛论文提要

由于梵文贝叶经的研究与西藏文化尤其是藏传佛教文化的研究密切相关，我愿借此次“西藏文化论坛”的机会，向大家介绍北京大学梵文和巴利文专业（简称梵巴专业）特别是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成立以来所做的工作，并对西藏贝叶经的整理保护工作提出两点建议。

## 一、情况介绍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梵巴专业是目前中国唯一开设了梵语系列课程的高等院校，可以培养硕士以及博士，储备有对印度文化开展系统研究的专门人才。我国著名梵语专家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已故教授蒋忠新，现任外国文学所教授黄宝生以及亚太所的郭良鋆、葛维钧以及李南教授等，都毕业于北大。目前，随着国内百业的兴荣，历来冷僻的专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以下先介绍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所做的工作，也是对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工作的初步总结。

### 1、人才培养

长期以来，梵巴专业是北大所有专业中最为冷僻的专业，不入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鉴于专业的特点，我们停招本科生达20多年。在这期间，北大采取在本科生中开设公共课的办法，同时招收硕士研究生，以吸引少而精的优秀人才进入学习梵语的领域，为国家储备稀少却是不可缺少的人才。实践证明，北京大学的策略是行之有效的。我们的青年教员高鸿、萨吉，在读博士研究生叶少勇等便是通过此途径而进入这一领域，并已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已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张湛以及在读博士李浩，曾是高分考入北大的优秀理科生，也通过公共梵语课而走入了我们的行列。

2004年6月初，北京大学与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开始就梵文贝叶经的保护、影印以及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几次协商。根据协商的精神，我们于2004年6月上报国家教育部，建议西藏自治区文物局、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联合特设援藏项目。国家教育部于2004年7月下达教高(育)厅(2004)19号文件，责成北大外国语学院梵巴专业恢复本科生招生，加强梵语人才的培养。根据这个文件，我们于2005年通过全国普通高考招收了8名本科生，其中包括2名藏族学生。目前，这8名学生正在按照北大梵巴专业制定的系统培养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各方面的专业培训。

目前梵巴专业有在读博士6名，其中1名来自香港地区。在读硕士3名。一些硕士毕业生经我们推荐，已经前往国外大学深造。一名博士生刚刚结束在印度的进修，一名博士生获得日本奖学金，正在日本创价大学高级佛教研究所进行合作研究。

### 2、研究工作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季羨林先生便已经做出规划，拟对我国存留梵文贝叶经进行调查，着重对新疆、西藏现存梵语以及其它西域语言文献进行研究，并着重人才的培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未能顺利进行。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学教师生活待遇的提高，加强梵文贝叶经的研究重新成为我们这一代中青年学者的话题。为此，我们曾于2001年5月以“原民族宫藏梵语贝叶经整理”为题立项，并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5万元的支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也给予这个项目一定的支持。使用这些经费，我们购买了相应的仪器，将原有的普通胶片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完成了200多部贝叶经的数千张图片的整理工作。

### （1）机构设置及基础资料

为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我们于2004年11月初向北京大学社科部提出在北京大学成立专门研究所的建议，当年11月便得到批准，正式成立了“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目前，段晴教授担任这一研究所的负责人，成员包括外国语学院东语系梵巴语教研室的教员以及硕、博士研究生。

研究所从成立之初便得到了北大外国语学院以及由王邦维教授担任院长的东方研究院的大力支持，拨给了专门的办公房间，并利用东方研究院从境内外募集到的捐款，从印度购买了价值近4万元，从德国购买了价值1万多元的梵文、英文、德文图书资料，另从成都购买了一部藏文大藏经。通过学生的努力，我们还获赠一套《大正藏》。这一切努力，使研究所的专业藏书已经初具规模，方便了我们的研究工作。

### （2）主要研究成果

研究所成立以来，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比较突出的如下：

博士生叶少勇在北大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照片中发现了《根本中论颂及佛护释》（王森目录第17号）的残叶，并完成了转写和与藏文文献的比对。2005年8月，在国际友人的支持下，叶少勇赴伦敦参加国际佛教研究协会的国际会议，并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他的论文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评价。目前，叶少勇已经基本完成对这部文献的基础研究工作，他的专著《西藏发现的梵文写本——根本中论颂及佛护释》（A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Mūlamadhyamaka-kārikā and Buddhapālita's Commentary from Tibet）不久将作为北大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系列著作的第一部出版，以中英文两种文字出版。

萨尔吉是2005年留校参加工作的青年教员，藏族，在讲授梵语、藏语两门课程的同时，已经完成对浙江杭州灵隐寺藏梵文佛经《十事疏》的拉丁字母转写工作。这部经疏目前没有发现相应的藏文和汉文版，在尼泊尔收藏的梵文写本中有一部类似的版本。这部经疏，本身错误很多，所以给释读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但是，萨尔吉的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2006年4月，萨尔吉在韩国国际佛教会议上发表论文，题为“灵隐寺写本中的十二地”（Twelve Earths in Lingyin Manuscript），是对这部经文的初步研究成果之一。

博士生范慕尤已经完成对《无二平等最上仪轨》（Advayasama tāvijayakalpa）（王森目录第76号）的转写，以及与藏、汉两种文本的比对。这将是她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青年教师高鸿，博士生罗鸿、麦文彪（加拿大籍）也在进行对不同文献的校勘等工作。

以上从事梵文贝叶经研究工作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很年轻，有的三十岁出头，有的才二十几岁，却已经掌握多种外语，基本具备了相关研究能力。他们的成长充分证明，我国专家完全有能力自

主开展梵文贝叶经的研究。

除此以外，研究所还在开展一个集体项目，即：梵文贝叶经字体教程。

(3) 我们还拥有自己的网页，也受到国际相关领域的好评。

(4) 梵文贝叶经及佛教文献研究所的工作之一是展开对西藏收藏梵文贝叶经的研究。除此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工作，并且已经取得了成绩。

①对西域古文字及其文献的研究。北大硕士研究生张湛对一件发现于新疆和田地区的犹太波斯语古信札进行了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高质量的硕士研究生论文。这件新发现的犹太波斯语古信札，保存基本完整，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已被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

通过努力，我们已经获得一批新发现的于阗文献的照片，目前正逐步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研究成果将陆续发表。已经发表的有段晴著“新发现的于阗语《金光明最胜王经》”，照片刊布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九卷。

②基于梵汉对勘的佛教语言研究，是我们与北大中文系的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已经诞生一批成果，例如北大中文系博士毕业生、现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王继红的一系列论文，代表了未来的选题。王继红博士的代表作主要有：(1)《〈阿毗达磨俱舍论·分别界品〉中的语法仿译现象》(Grammar calque in Abhidharmakośabhāṣya)，载于《中文学刊》(香港)2005年12月。(2)《玄奘译经的语言学考察》(Linguistic Analysis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ed by Xuanzang: A Case of Abhidharma kośabhāṣya of Vasubandhu)，载于《外语教学与研究》2006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语言文字学》2006年5期转载。(3)《玄奘译经四言文体的构成方法》(On the four-character style of the Buddhist Scriptures Translated by Xuanzang)，载于《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3期。(4)《阿毗达磨俱舍论》解经方式考察(On the interpretation pattern in Abhidharma kośabhāṣya)，入选“2005年海外汉学学术研讨会”并大会宣读，入选《海外汉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待刊)。(5)《论部汉译佛典篇章连接成分考察》(On the conjunctive elements in the abhidharma division of the Tripitaka)，与段晴教授合作(待刊)等。

③已经开始筹备梵汉辞书的编纂。

## 二、对梵文贝叶经整理工作及专门人才培养的几点建议

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之下，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多年来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并将进一步开展对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的调查整理。作为专业人员，我们十分关注这个项目的进展，并且在此提出一些建议。

### 1、应当对梵文贝叶经的文物性质有正确的认识

西藏收藏的梵文贝叶经无疑是珍贵的文物，是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贝叶经有别于其它文物，其价值主要在于上面书写的文字。而其上的文字和内容归属于学术研究的范畴。也就是说，贝叶经如果仅作为收藏品，根本无法体现它的价值，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素材，贝叶经则能为我国学术地位的提升，起到奠基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学者能否自主开展贝叶经的研究，不仅仅是对我国学术实力的考验，不仅仅是对学者个人水平的考验，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我国学术结构、学术体制、学术道德的考验。一百年前，敦煌藏经洞文物大量流失海外，成为使中国学术界痛心疾首的往事。今天，当文物管理部门和学术界面对西藏收藏的梵语贝叶经，犹如面对一个小型的藏经洞时，是否应在独立自主的原则

下，团结协作，使文物管理以及学术研究相得益彰，而拓展我国尚待更进一步的学术领域呢？谨希望参加这个项目的各个团体和个人，向着保护人类文化遗产和发展中国学术的共同目标，开展西藏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谨希望文物部门充分考虑到贝叶经特殊的文物性质，本着以我为主的原则，优先为我国的专家学者提供研究的便利。

## 2、关于贝叶经的保护

贝叶经的保护无疑由文物部门执行。在此，我们建议，应对西藏文物部门的相关人员进行专门的培训。培训的内容不仅限于对贝叶经的保管，更涉及如何开发利用的问题。英国博物馆正在对馆藏所有敦煌遗书进行扫描，以留下清晰而永久的电子副本，一方面达到保护原始写本的目的，另一方面可为全世界的专业研究人员提供方便。是否可组织西藏文物部门的决策人员前往国内外同样拥有古写本的图书馆、博物馆进行短期学习考察，例如中国国家图书馆、英国博物馆以及完成了数万写本拍摄任务的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等。这样的学习考察有利于文物部门的决策人员开阔视野，了解国际先进做法，借鉴他们与学者合作的经验。

西藏具备保护梵文贝叶经的自然条件，配合一定的硬件，贝叶经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但相比硬件，西藏文物部门的决策人员的理念更需要提高。我们建议把更多的资金首先用在人员的培训上。

## 3、关于人才培养问题

应当明确指出，对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是一项高难度的工程。这项高难度的工程，主要体现在对人才的苛求。梵文是古代印度语言，是流传至今的印欧语系中最古老的语言，属于世界上最难以掌握的语言之一。印度和中国一样，同样具有数千年的文明史，古代文明的遗产同样浩瀚。在中国，从事古代历史文献研究者数量十分庞大，而且分成多种学科。对印度古代文明的研究同样涉及多种学科。但实际上，中国可从事印度古代文明研究的学者却寥寥无几。

西藏的梵文贝叶经，其内容大量是密派佛经，也有相当数量的印度古代语言学论著、医学论著、文学作品。这些文献，沉积着源远流长的厚重的印度古代文明，同时，还涉及到中印文化的相互影响，涉及到西藏的佛教史、文化史。这样的工程，要求研究人员经过科学的正规的学术训练，具备十分良好的学术素养，除了通梵语以外，还应通其他外语并具备古藏语的知识。如此多的学习内容，决不是短期培训所能解决的。优秀的人才必须通过系统的科班训练方可奏效。

一方面，目前中国通晓梵文的人才奇缺。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有数名杰出人才，或已成故人，或到了退休的年龄。另一方面，对西藏保存的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应立足于以国内力量为主的原则。在国力强盛的今天，如果再将西藏梵文贝叶经的内容作为原材料输出，实在是民族的遗憾。加强对培养梵文人才的投入，虽不能像培养经济学、法学人才那样带来大量的社会效益，然而，其学术意义和国际影响无疑极为深远。

如上所述，北京大学梵巴专业已经于2005年招收一届本科生，其中两名是藏族。应当说，在当今追求经济效益蔚然成风的时代，这些年轻人怀着在科学上有所作为的信念而进入北大梵巴专业，十分地难能可贵。与其他学科相比，梵巴专业是一个只有大量投入而几乎没有经济回报可言的学科。我们的学生不仅要交学费，而且需要购买或者复印的参考书甚至远远超过其他专业。为了给国家培养稀缺人才，为了让这些学生安心本专业的学习，我们千方百计为部分学生解决了学费和基本生活费问题。但是，我们找到的资金是有限的。在此，我们呼吁，一方面希望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继续伸出援助之手。另一方面，

我们希望西藏梵文贝叶经工程给在校学生以财力的支持。我们希望，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以及西藏自治区文物局等对梵语专业人才有需求的相关单位，从长计划，资助、支持在读的学生。各用人单位可以采取定向生的方式，各自确认自己的指标，并给予切实的投入。我们希望与用人单位密切合作。借助有需求单位的力量和我们的专业知识，共同为西藏梵文贝叶经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培养出名副其实的专家。

责任编辑：宗哲

文章出处：本网原创

本文注释信息：

标签：段晴 梵文 贝叶经

无法找到该页

您正在搜索的页面可能已经删除、更名或暂时不可用